



“95后”北大学霸 继承百年家业成网红

B 想做什么就立刻付诸行动

“我小时候，人们提起传统手工艺，都觉得很土。”郎佳子彧回忆，刚上高中时，同学们做自我介绍，提到艺术特长，不是学芭蕾的就是学钢琴的，只有他站起来说：“我是捏面人的。”像小学时一样，同学们一片漠然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觉得面这种材料限制了艺术发挥空间，“体积偏小，表达出的意蕴不够夸张”，甚至产生过“我怎么学了面塑”的疑问。

转变发生于大学期间。一次他去看艺术展，还未进展厅就被面包烘焙的香气所吸引——一位艺术家将面包做成各种手的形状，铺满整面墙，当面包干裂后，呈现出类似掌纹的纹理，有一种特殊的美感。“我突然意识到，所谓的材料局限其实是因为自身才能不足，你所用材料的最大‘缺点’，可能恰恰是它最强大的地方。”从此以后，郎佳子彧再也不怀疑面塑的艺术表现力了，而是努力将它做到最好。

从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本科毕业后，郎佳子彧经历了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打击，也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，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喜欢传统艺术的。第二次考研，他报考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。“当时我连艺术与美术的区别都分不清。”郎佳子彧说。虽然从小学习面塑，但他的创作主要依靠直觉，绘画等基本功也并不系统。在3个多月的备考时间里，他找来各种理论书籍，废寝忘食地“啃”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

深夜1点，终于再战成功。

新媒体的发展，给了新一代手艺人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。学习之余，郎佳子彧开始做自媒体，除了拍摄视频，也参与一些线下活动，宣传面人艺术。研二那年，郎佳子彧开始考虑未来的职业选择，在是否创业的问题上纠结，并没有下定决心。

2020年初的一天晚上，郎佳子彧的手机被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淹没——他从小偶像、NBA著名球星科比遇难。“看到消息时，我整个人是懵的。”科比是他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。“我终于深刻体会到，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想做什么就立刻付诸行动吧。我选择创业。”这个决定看起来不太理智，他的硕士学业还没结束，因为疫情，创业圈处于资本寒冬，但郎佳子彧不想等了。



郎佳子彧创作的一些面塑人物



郎佳子彧在做捏面人

当被记者问到“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艺术家”的问题时，郎佳子彧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不用觉得，我就是艺术家。”五颜六色的手办、NBA球星海报、健身器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房间各处，与窗外的四合院、北京钟楼以及不时飞过的鸽子群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氛围。如果无人主动提及，陌生人很难将这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。这里是郎佳子彧的工作室，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“面人郎”的第三代传承人。

100年前，贫民子弟郎绍安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捏面人，几十年后成为行内屈指可数的大师之一，人送名号“面人郎”。今天，这项技艺传到了他的孙子郎佳子彧手里。

A “我要让‘面人郎’举世闻名”

郎绍安出生于1909年，从小就以走街串巷卖吃食为生。12岁那年，他看到路边有人捏面人，郎绍安对这门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征得家人同意后正式拜师学艺。郎绍安从胖娃娃、小兔子捏起，一件能换一个铜子儿，后来技艺日渐精湛，捏出的戏曲人物、贩夫走卒栩栩如生，“面人郎”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与“面人汤”“面人曹”并称北京三大面人流派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面人郎”已经家喻户晓，但郎绍安仅靠捏面人仍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，还要“兼职”上街卖烤白薯。1956年，他的一件面人作品参加北京市手工艺品展览，吸引了许多观众，其中也包括前来观展的国家领导人朱德。当得知郎绍安仍靠做小买卖为生时，朱德便建议有关部门将这些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，把传统手艺保留和传承下去。

很快，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，郎绍安获得了“老艺人”的称号，与内画壶艺人叶奉祺、皮影艺人路景达、刻瓷艺人陈智光等一批民间手工艺大师成为首批研究员。郎绍安的幼子郎志春生于1960年，在家中排行第九，从小就被父亲教育“你们都是‘吃’面人长大的”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与兄弟姐妹一样，娴熟地掌握了捏面人的技艺。郎佳子彧便是郎志春的儿子。他出生时，郎绍安刚去世两三年，郎佳子彧从小也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。

三四岁时，郎佳子彧常常搬个小板凳，坐在父亲身边，目不转睛地看他捏面人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到了四五岁，他在父亲的指点下正式开始学习捏面人，从“娃娃”这一传统形象练起，捏了成百上千个后，渐渐悟出了一些门道：先在脑海中构思形象，然后绘于纸上，捏的时候遵循先里后外、从上到下的结构顺序。

虽然反反复复地练习，郎佳子彧却不觉得枯燥。这门家族手艺并没有给他带来沉重感，反而增添了许多乐趣。郎佳子彧6岁时，郎志春让他捏一个坐着的娃娃。两个半小时后，郎佳子彧看着自己捏出的丑娃娃，气得想揉成一团，却被郎志春拦住了。“我爸说我捏得不错，让我好好留着。”郎佳子彧对记者回忆道。有时郎志春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，会提前跟朋友打好招呼，让他们主动要一个郎佳子彧捏的面人，为的是鼓励儿子的积极性。

在家庭的熏陶下，郎佳子彧不知不觉有了一种使命感。小学二年级时，老师让学生们用“举世闻名”造句。平时不爱回答问题的郎佳子彧一直在举手，终于被老师点了名，得到了表达梦想的机会：“我要让‘面人郎’举世闻名！”全班一片安静，没有人知道“面人郎”是什么。



有孤独也有惬意

合作过的一位老师给郎佳子彧介绍了一处位于鼓楼旁的文创产业园，就是现在的工作室所在地。郎佳子彧选择了5层的一间屋子，每年租金20万元。刚搬进来时，创业团队只有他和一名实习生，买不起办公用品，好在上一家公司留给他12套桌椅。一年后，工作室正式成立，他的两个好兄弟，高中同学冯震嘉、大学同学李启源也加入进来，3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美好记忆。

团队每天的工作内容既丰富又简单：郎佳子彧负责捏面人，并将整个创作过程展示在摄像机镜头前，冯震嘉负责视频剪辑和制作，李启源负责策划与运营。现在，郎佳子彧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，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吃饭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团队只能靠吃老本维持，加上多方面的压力，郎佳子彧有时会把车停在地下车库，哭一阵子再回家。

对于面塑，郎佳子彧有一种复杂的情感。“我能获得一种从时间中逃逸的轻松感。”他享受以面塑表达自我的过程，也享受“不从众”所产生的乐趣。“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，我也比较擅长。而且从客观上讲，传统文化正在复苏。”为了更好地宣传“面人郎”，郎佳子彧参加过《高能玩家》《最强大脑》等节

目，收获了不少粉丝。

曝光度的增加也给郎佳子彧带来了一些质疑声，比如“你只继承了皮毛”“第三代和第一代之间差了十个第二代”“很支持传统手工艺，但你做的东西就是不行”……看到这些负面评论，郎佳子彧最初是十分难受的，但慢慢也就习惯了，“有人指出你的问题，你努力将它改正就好了。”

出席“非遗”活动时，曾有人把郎佳子彧认作嘉宾带来的助理，主要因为他的年轻以及潮流化的穿着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不应该玩篮球、玩时尚，也不应该发我们仨在办公室做游戏的视频。”但郎佳子彧不想被任何人的看法限制住，他想体验人生更多的可能性。

“非遗”之所以需要被保护，是因为它的珍稀性。曾有人问郎佳子彧，选择小众职业是什么感受，他回答：“你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也获得了在航空母舰上无法拥有的惬意与孤独感。有时，孤独感是一种光荣。”不过，他说自己还是希望水面上能出现成千上万的小舟，“有一天填平整个海洋”。

2021年12月的第一天，郎佳子彧在微博里写道：“手艺就是两件事：精进和将错就错，跟人生差不多。” ■ 来源：《环球人物》尹洁 王喆宁